

韩开合 / 著

国外军事见闻丛书

域外三十年

军事谊文出版社



出版说明

《国外军事见闻》丛书是 90 年代初筹划的一套纪实性报告文学。经过各方面的专家与同志们的辛勤耕耘,现在陆续同亲爱的读者见面了。

这套丛书是在我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特约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尤其是军事外交工作的人员撰写的。内容包括:国际风云变幻中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的耳闻目睹;军事外交活动中的所见所闻;外国军队的建设,尤其是质量建军的经验、做法;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经验;国防工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及高科技的探索;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的经历;以及各国的风土人情、民族文化特色等等。

透过这些,我们希望奉献给读者:一个观察外部大千世界变化的窗口,了解国际斗争的复杂激烈;掌握外国军队的发展脉搏,促进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汲取有用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讴歌我国外交政策和军事外交政策的正确;讴歌战斗在异

60025/11

国他乡的外事工作人员果敢、机智地观察形势的变化，掌握地球的脉搏，胜利完成祖国人民赋予的任务。

在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们牢记面向世界，面向读者。希望读者通过这套丛书能对外部世界有一个更完整的了解；同时也盼能加深对中华民族的豪情，体会祖国在世界之林的分量。我们要感谢参加这套丛书写作的专家，他们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相当的学术与写作水平，以观点鲜明，寓意深刻，构思新颖，信息量大为特征，把丰富的见闻如实地告诉大家。由于时间仓促，我们在编辑中也许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们指正。

军事谊文出版社



主 编：靳希民 林建超

副主编：王启明 张 丽

目 录

难忘的人 难忘的事	(1)
和周总理的三次接触.....	(1)
我见到的陈老总.....	(6)
将军自责	(15)
陪粟裕大将参观	(20)
政治工作的“活化石”	(23)
国家领导人的出访安全	(25)
我所看到的马奇诺防线	(30)
一位可敬可亲的人	(34)
一代艺术宗师刘海粟	(37)
新中国第一代女大使丁雪松	(43)
阿尔及利亚随笔	(47)
名声在外的“老武官”	(48)
意外的收获	(49)
悬崖边上	(51)
这一天,发生了军事政变.....	(54)
一次意义非凡的旅行	(58)
两种文字的路牌	(58)
不靠海的第三大港	(59)
好心的比利时人	(61)



风车、大坝、水乡	(64)
遭了一次罪	(67)
莱茵河上的险情	(70)
在法国、英国的日子里	(73)
发生在武器展览会上	(73)
“政治风波”的效应	(77)
平凡的伟大	(81)
玛莉亚娜	(84)
可爱的年轻人	(87)
365 种	(89)
香槟和香槟文化	(91)
葡萄美酒波尔多	(93)
法国的“科涅克”(Cognac)	(96)
两位丘吉尔	(98)
看莎翁去	(103)
纳尔逊海军上将	(107)
我爱哈姆斯戴德	(110)
英伦俱乐部	(116)
在英国看足球赛	(121)
他们执着地爱着	(126)
“汽车屁股销售”文化	(129)
英国人休闲时最爱什么	(132)
共度鸡年	(137)
世界上最大的武官团	(138)
伦敦武官访华旅游团纪实	(144)
苏格兰的生命之水	(149)
“男人岛”风情	(153)

姍姆女士.....	(158)
花木兰与姍娜尔.....	(160)
伦敦和巴黎的老字号.....	(162)
赛马会奇观.....	(165)
如此“过错”.....	(168)
六合彩风靡大不列颠.....	(170)
附人生征途三件事.....	(174)



难忘的人 难忘的事

时光飞逝，岁月无情地在我身上留下了痕迹，在几十年的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一些事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阿尔及利亚使馆工作期间，我有幸和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杨勇、李志民等军队首长有过接触。至今二三十年过去，他们的音容笑貌、品德作风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我所写下的这些，既是对他们的一种怀念，对我自己也算温故而知新——故者，彼时彼地的外交工作；新者，今日的环境、局面，两相参照不也能体察到时代的变迁，感悟出某种时代的进程？

和周总理的三次接触

1 1963~1964年之间，周恩来总理有过连续访问非洲14国之举。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外交史上也属罕见的。

1963年12月21~27日，周总理首次访问阿尔及利亚。这是他系列访问中的第二站。为了保证访问的顺利进行，我们驻阿尔及利亚使馆的全体人员上上下下都投入准备工作，我是安全组成员，任务有二，一是参加总理专机的警卫值班，二是配合总理随身警卫人员的工作。这一天，周总理和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在人民宫举行会谈。会谈结束，周总理正要离去，一个法新社记者突然闯入会议厅走廊，提出要采访总理。预定日程没有这项安排，中国

及阿尔及利亚两方安全保卫人员为此感到十分紧张。

为什么呢？一是安全上的考虑。我们事先已对列入日程的项目的所有关节作过安全方面的安排，一般说不会出问题，而未经列入日程的临时项目，一切都措手不及，若有个差错，非同小可。譬如这位已经闯进来了的记者，就有不安全因素，如何正确处理好它？既不能硬性采取防范措施，更不能麻痹大意。

中、阿人员交换一下意见，认为既然未经事先安排，请这位记者离去，是唯一的选择，也是合理的。可是这位先生执意不走，并且出乎我们意料，出示了有本·贝拉总统签署的总统府特许证。这就是说他出现在这里是合法的，任何人不能让他离去。可是，他出于什么动机要采访周总理？会提一些什么问题？这总得让总理有个思想准备吧，于是我们决定马上派人进去向总理报告此事。

万没有想到，去报告的人刚刚进去，周总理已经面带笑容地从里边出来了。而那位法新社记者十分敏捷地抢镜头拍照片，又凑过去要进行口头采访。

一看这架势，我立即抢先向总理报告：“他是法新社记者，坚持要采访您……”

总理看了看这位记者，丝毫不露难色，一派从容而镇定的神态，一面走着一面问记者：“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啊？”

记者没料到他的采访对象竟然主动问他，这时露出惊奇和喜悦的神色，讷讷地说：“听说你年轻时在法国学习过，你对法国的印象怎样？”

总理说：“不错，我曾经在法国勤工俭学多年，当年我住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法兰西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

未待总理说完，记者又问：“请问你打算何时旧地重游？”

只见周总理听完之后并不立即回答，却环顾左右，和身边一位

工作人员说了一阵话，而脚步依旧不停，等走到门口，迈腿上车之际，面对记者说：“记者先生，你很会提问题呀！”随即说声“再见”，不待记者反应过来，他已进了车子，即刻离去了。

这一细节我曾一度纳闷，为什么总理要对记者采取这样的态度？之后，我了解到当时中法关系正处在微妙阶段——两国尚未建交，却已在进行建交的秘密谈判。我豁然开朗，不由得佩服周总理的机敏和镇静。因为对于这类敏感问题，既不能正面回答，又不好断然拒绝，两者都容易为记者捕捉到弦外之音。若是由此而插出什么爆炸性新闻来，必将对秘密谈判产生不利影响。

周总理留下一句“你很会提问题啊”，翩然离去，让这位法新社记者激动万分。待周总理走后，他对我们说：“我感到十分高兴，有幸完成了采访周的使命，周恩来是位伟大的政治家，气度非凡，又和蔼可亲，他那超群的记忆力，真叫人五体投地，你瞧，50年前的旧事，他连住处的门牌号都记得一清二楚！”

2

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周总理的日程排得非常紧凑。可是我们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全体同志要求见见总理的愿望，也是必须安排的。周总理到了阿尔及利亚，不接见一下我们大使馆的人员，那多么叫人伤心啊。

这个问题落到了曾涛大使头上。在我们心目中，曾涛大使可是个有名的将才和实干家，他是那种可以额前飞马、腹中行舟的领导，不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能高屋建瓴地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多么难办的事情，经他一点拨，可以豁然开朗。而对再纷繁复杂的问题，在他手里也能应付自如。再加上这次他又掌握访问日程，因此我们相信这个愿望能实现。

大家期待着，充满希望地期待着……

果然，有一天传来了好消息，在这天的两项活动中，周总理

有半个小时的空档。曾涛大使马上抓住这个空档,请示总理能否利用这点时间,到大使馆和大家见面、合影?总理欣然同意。消息传到使馆,很快全馆人员集中到使馆主楼前面一片草地上等候,不到5分钟,周总理在陈老总、乔冠华、黄镇等同志陪同下,来到草坪上,一面鼓掌一面向大家点头微笑,大家的掌声更加热烈了。

忽听周总理指指前排中间空着的位子,大声说:“为什么要把我安排在太师椅的位置上?”说完,笑着对陈老总说:“老总,你和他们,”他用手指指乔冠华、黄镇等,“你和他们到前面去。”说着往人群中走去。

陈老总非常幽默地说:“总理要在群众之中,我们也不愿脱离群众么!”说着,跟着总理一起朝人群中挪。

一看都不乐意在前排中间就座,总理接着说:“那好,女同胞在前边,半边天嘛!”

女同志更是推三让四,谁也不肯上前一步。只听总理对着曾大使的夫人朱黎青同志说:“请大使夫人带头!”

大使夫人这回只得带头了,于是女同胞们一个一个向前靠拢,而周总理、陈老总他们却与我们一起站在后面。场面十分热烈,气氛分外亲切。在这种气氛下照的那张合影,显得亲切自然而不做作,真实地记载下了周总理和我们在一起的愉悦。

3

在阿尔及利亚的访问圆满结束,周总理一行这天要离开阿尔及尔回国。

阳光灿烂,欢送的人群很多,洋溢着欢快,又有一派依依惜别之情。出于安全和方便的考虑,经双方协商,由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等阿方领导人和曾涛大使等中国使馆主要领导同志一起,先送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等中方代表团大队人马先行登上专机,国宾室里只有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迈丁与周总理话别,当

时,除总理的翻译黄金祺同志跟随左右之外,只安排一名大使馆官员进入国宾室。考虑到安全和联络的方便,大使决定派我担此重任。

国宾室里肃穆、安静。在肃穆安静中,周总理和布迈丁在小声话别,我和阿方安全人员一起,守在室内一角。

总理和布迈丁起身了,朝门口走去,忽然见总理环顾左右,若有所思,我正要想过去问,总理示意我到他跟前去。他问:“你是大使馆的吗?”

我回答:“是的,我是大使馆武官处的韩开合。”

总理说:“韩开合同志,请你拿笔记一下,把我讲的话转告曾大使,请他发电报告中央。”

我马上拿出笔和本子。周总理一面口述一面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我心情十分紧张地捕捉总理的每句话,并一字一字地记在本子上,惟恐漏掉或误记。总理看出了我的紧张心绪,讲完之后又慢速重复一遍,待我校阅完最后一个字,这才抬起头来,恰好和周总理炯炯的目光相遇,那目光里包含着信任和安慰,似乎在说:“没有关系,不要紧张,你都记下了。”

经过核对,我记的没错,心里感到很熨帖。恰在此时,周总理对黄金祺同志交待:“请你把我刚才的话写出来交给韩开合同志。”说完又向我叮咛:“请你向曾大使汇报之后将黄金祺的便条再交给曾大使,这样就万无一失了。”随即和布迈丁一起步出国宾室,朝停机坪走去。

我可是心绪万千,心潮起伏。这难平的心绪心潮中,有一点至今留有强烈印象——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为了一件具体事,安排得这样的周密,嘱咐一个人不够,又嘱咐另一个;写了一张不够,又写另一张,为的就是那个万无一失。这种周密细致的作风,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一直成为鞭策我勤奋工作的力量,鼓励我锲而不舍前

进的动力。

专机起飞了，它载着周总理、陈老总他们起飞了。望着远去的飞机，我心里暖烘烘的，浮起了一丝温馨。是的，和周总理的三次短暂接触，留在我脑海里的却是永恒的、无法磨灭的记忆。

我见到的陈老总

1

在我们国家的老一辈领导人中，陈毅元帅称得上是一位文武全才、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一位风趣幽默，深为广大人民群众爱戴的领袖。他是诗人。“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是诗人自身人格的写照，而在“断头今日意何如”里激荡的，则是革命者磅礴的气概。这些诗句得以流传，是因为其中凝聚着这位元帅诗人的人品和才情。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红军大部队长征之后，他留在赣南打游击，经常处于弹尽粮绝的境遇而依旧意气风发，豪情似虹，做诗以寄怀，捉蛇以改善伙食，终于坚持到抗战爆发。他胸怀坦荡，有非凡的气度，文化大革命期间流传的种种传闻，无不反映出这位革命家不惧淫威，不畏强权的气魄。对这位文可戴诗人桂冠，武能战百万强敌的元帅，我听多了关于他的传说和故事，可以说心仪已久，苦无缘相见。想不到，在我驻阿尔及利亚使馆工作期间，终于实现了这个多年的愿望。

我头一次接触陈老总非常富于戏剧性。

1965年6月，陈老总率团赴阿尔及利亚出席亚非会议的外长级会议。我奉使馆之命参加接待工作，心想这回能直接接触陈老总了。

那天，在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秘书长陪同下，陈老总到国宾馆，刚进了接待室，不知怎么回事，陈老总的随身翻译齐宗华同志转眼

工夫不知去哪儿了，以致陈老总和阿方外交部秘书长的谈话无法进行，我正一心一意地注视着陈老总的神情举止呢，一看缺了译员，就赶紧过去临时应急当了老总的翻译。

我当然非常乐意为他当翻译。当了翻译，我不仅能够近距离接触老总，还可以有语言和感情上的交流。当然我也担心能不能当好他的翻译。我知道陈老总博学多才，出口成章，若是由于我的学识所限不能准确地把他的话表达出来，那可误了大事。可是没等我翻几段话，陈老总就看出我有些紧张，不知是有意分散我的注意力，以减轻紧张情绪，还是我的乡音引起了他的好奇，他突然笑着问我：“你是什么地方人？”

和藹的笑脸，亲切的语言，一下把我紧张心情慰平了，我轻声回答：“陕西省大荔县。”

老总说：“怪不得！你一开口讲话，我就听出你的口音是关中人。大荔是好地方，是以前的同州府吧！”

我很高兴老总夸我们大荔县好地方，我更吃惊，没说几句话，老总竟判断我是陕西关中人。我连忙说：“不错，我们大荔就是从前的同州府。”

老总接着说：“你们大荔不仅地方好，还出过名人。周幽王你知道吗？就是你们大荔人。”

我一听乐了，随口应道：“就是那个宠褒姒的周幽王吧？不是说褒姒一笑失天下么？”

老总点点头，说：“不错，就是他。唔，看样子你蛮喜欢历史的噢！”

我说：“我虽然喜欢读历史书，可我却不知道周幽王是大荔人，谢谢陈老总给我找了一个老乡！”

陈老总笑了，举起手指着我，说：“你这个小鬼！”

这些风趣的对话，是夹在陈老总和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秘书长

交谈过程中随意而出的。由于老总的随和态度，富于幽默的谈吐，而将我原来忐忑不安的心绪冲了个烟消云散。恰在此时，齐宗华也回来了，我就结束了临时翻译的角色，也为我和陈老总的初次接触——充满喜剧色彩的接触，打上了句号。

2

过了些日子，应驻阿尔及利亚使馆同志的要求，陈老总来给我们做报告。陈老总的报告口碑很好，在外交系统工作的许多同志都听过，没有那么多套话、废话，倒有真话、大实话；另外，他的报告生动活泼，风趣幽默。还有，他有广博的知识，不管讲起什么来，都能娓娓动听，说得头头是道，一听说陈老总来阿尔及利亚，使馆同志都要求他来做报告。待取得老总同意，安排好日程，大伙便等着这一天。

1965年夏天，可以说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在那时听报告，一般的情况都讲阶级斗争，讲突出政治，讲高举毛泽东旗帜。可陈老总不这么讲，他讲什么？他讲学习，学马列毛泽东思想，讲政治与业务的关系，讲红与专。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不趋时，不人云亦云，不讲人人都在讲的那种套话，而处处闪烁着他自己的独到见解，有许多竟是和当时的政治气候不一样的见解。比方，讲到学马列毛泽东著作，他说，你们搞外交的，当然也要学政治，学马列毛主席著作，学习的目的是把握住政治方向，工作上不犯政治性错误。说到这里，他举例子说，我们的飞行员总不能把战斗机开到台湾去送给蒋介石吧！这次开专机送我到阿尔及利亚开会，飞行员总不能把飞机开到华盛顿，把我当作礼物送给美国政府吧！这就是政治上的大方向。但是对你们不能和搞理论研究的一样，要求学得那么系统，那么深入。我倒劝你们这些外交战线上的同志们，花些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国际法和外交史；并且最好深入地研究一番驻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将之放在国际政治格局下，分

析其变化,预测其发展,你们马列毛著学得再好,可是关于驻在国方面一问三不知,根本说不出一二三来,就是个不称职的干部,你们就是既不红也不专。还有,我劝你们对自己掌握的那门语言,一定要精益求精,翻译要做到信、达、雅,要像快刀斩乱麻那样干净利落,而不能像钝刀子割肉那样,啰嗦半天还不知所云,我最怕这种翻译。我和人家谈话,兴致来了,朗诵一两句诗呀词呀,要是没有一点诗词的修养,你就翻不出来,或者翻得叫人哭笑不得,这多煞风景!

陈老总的话不断被掌声打断,它像一股清新的春风,吹进大家脑海里,沁入肺腑,既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又朴素实用,即使在3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仍不失为金玉良言。这和流行于当时的那种极左思潮下的套话、八股调,有天壤之别,这显示出了陈老总之为陈老总,不说假话只说真话的革命者本色。

3 如果说,给使馆干部做的报告,表现出陈老总不同流俗,不趋时奉势的革命者本色的话,那么此后不久的一次马拉松式的会谈,则反映出作为一个革命家的原则精神与韧性战斗的高度统一。这种统一,在外交战线上是有典型意义的。

那是1965年9月,陈老总再度访问阿尔及利亚,为亚非会议的一些原则问题,与阿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正式会谈。这次会谈从下午2点开始,持续到第二天早晨6点,历时十六七个小时。

参加这次会谈的,我方有陈老总,乔冠华副外长、曾涛大使;黄金祺任翻译,我任记录。阿尔及利亚方面,除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外,只外交部秘书长一人。

这次会谈,双方要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对美斗争、中苏关系、民族解放运动以及第十次亚非首脑会议等问题。会谈的中心议题是亚非首脑会议是否如期召开,而焦点则集中在阿方力图说服我

方同意苏联及联合国当时的秘书长吴丹与会，若这些取得一致意见，则于该年11月5日如期召开亚非首脑会议。而我方认为，从当时国际形势这个大局看，既不具备如期召开亚非会议的条件，也不宜邀请苏联及联合国秘书长与会。这不利于当时第三世界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

种种迹象预示着这将是一次十分艰苦的谈判。

会谈开始了。

刚刚落座，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就开门见山地说：“副总理阁下，咱们今天不谈完不散，怎么样？”

陈老总不假思索地回答：“好，外长先生，客随主便。”

这时是下午2点。

果不其然，一下午谈下来，毫无进展，你谈你的，我谈我的，进晚餐时，陈老总在饭桌上和乔冠华、曾涛同志说：“你们知道我讲‘客随主便’是什么意思？他一上来就来个‘不谈完不散’，是想仗着他年轻气盛，欺负我这老头子，我还他一个‘客随主便’，是告诉他，我陈老总南征北战一辈子，什么场面没见过？你布特弗利卡这么个不到30岁的年青人，向我挑战，本人应战！就是拼体力和精力我也不怕。”

接着，老总招呼坐在对面的黄金祺：“叫他们把我墨镜拿来，要是实在困得不行了，我戴上墨镜打个盹儿，乔老爷替我应付两句，这样他们就无法察觉，黄金祺若是需要休息，小韩替换一下，怎么样？我们作这样一些策略上的安排，以利长期作战。”

大伙连连点头，同意老总的安排。老总又说：“今天谈了一下午，他们连一口水都没有给我们喝！简直比打游击那时候还要艰苦！打游击有时候吃不上饭，水总有得喝的吧！黄金祺，晚上向他们要水喝！”

到底是经过千锤百炼的老革命，下午6个小时谈下来，陈老总